跨鼇集

四

跨鼇集卷二十

宋 李新 撰

劄子

乞州郡講習五禮新儀劄子

臣恭覩五禮新儀制作之妙追蹤三代陛下聖學高遠以作者之聖詔訓禮局講述裁定典章儀物粲然有文自我作古也伯夷之所典周公之所制經而三百曲而三千未若今日燦明詳備者也三代而下寥寥千載禮

之廢壞綿絶無據時君未遑講明其失或求諸野腐儒曲學相與辯議幾若聚訟豈特百年而興是有待於至治之世而後可興者也禮書既成頒及天下戴白垂髫喜見太平之盛典臣嘗謂吉凶二禮士民所常用令州郡將新儀指摘出榜書寫墻壁務為推行之迹而苟簡滅裂增損脱漏誦讀不行未越旬時字畫漫滅不可復攷民庶所行既未通知至與新儀違戾或僭或陋實非民庶之過臣欲乞諸州並許公庫鏤板儀曹局以其禮

行下屬縣置籍抄録檢示粉壁及察民間所行之禮過與不及州委教授縣則有出身官旦望就學講習新儀監司歲終保明具奏察其勤弛而加勸懲之如此則上下皆知禮風俗日以厚矣

乞遂寧府遇闕守臣以監司兼權劄子

臣竊惟遂寧乃陛下龍潛始封遠民厚幸蒙被眷澤敷錫府號遴擇卿士責以職名優寵長民之寄俾其地侔諸藩之重可謂美矣然時闕守臣即以通判司録曹官

權攝王人使命之至頒朔布政之始事體益輕臣欲乞今後遇守臣闕許依梓州瀘州例差監司時暫兼權庶幾國體稍重以副陛賜府號之意

乞禁州縣學濫進之弊劄子

臣伏覩大觀學令斷自聖裁制為成書頒降郡國知所遵守者累年於兹矣昔游夏不能賛孔子一辭則學令之設詎容擬議者耶自三代已來未有如此之詳且明也如挾書代筆之禁奉行者失於不嚴州學季試已不

能杜絶其獘而縣學補試歲升假手尤甚轉透題目出外終日塊坐撫弄筆硯以待文字之來其閒翻録至句語字畫錯謬雖差官監門例不敢搜索稍加誰何則必紛爭詬詈公肆抵突傳出送入傍若無人一隷名學籍便以保庇門户有繫空名行食身未嘗一躡學圍者有假故逾限已經除籍再託人補試者臣欲乞諸生補試入縣學歲升入州學許教授當面試經一道試日牒本州有出身官一員監試如文義不通字札不同全然踈繆

根究元試之弊則學者知所畏而州縣學無濫進叨冒之人矣

乞戒飭郡守勸農不以其實劄子

臣竊聞陛下孟春之月親屈玉趾行幸南郊躬耕籍田以先天下行一墢三推之禮舉百年之墜典示萬世之禮容種稑之種出自深宮鸞輅之音乃光原野父老動色中外懽呼夫以一人之尊而俯為大農之事則勸農之官其將何以順承聖意又聞昔者郡守春秋行縣觀

風俗課農桑而暴吏乘時風俗未嘗觀農桑未嘗課千騎五馬重擾屬邑飭廚傳載賓客携妓效東山之遊遊山寺如潘孟陽之作所以先朝廢罷郡守行縣正為此也今雖帶勸農之名而無勸農之實臣欲乞知州每春行縣勸農量帶人從所至不得再宿及取索供帳令人除道約束戒嚴厲色悚動輙受饋送從人丐乞錢物其贓先坐知州不許以失覺察原免則勸農之官知所畏農知所勸歲約有年此富庶之本原也

乞詔州郡置架閣軍器庫劄子

臣嘗謂古先聖王於萃聚之時必除戎器戒不虞示有國者不可一日去兵也天下承平日久州郡軍器因循不修治暑月未嘗曝曬兵刃不加淬礪衣甲旗幟破碎斷裂少有鮮明者大率安置不如法蜀地早濕天多沉陰雨水動經旬月既非高燥處貯藏則未閱歲時筋膠解折韋革腐爛條貫弛絕蹂踐棄擲不可勝數如梓州一路遂寧府叙州有都作院歲課不少而兩州皆無樓

郡薦士各有常格而奇才文士素爲一路推誠孤寒無
援沉於下僚亦有甘自晦縮不求聞知或不遇知己論
篤弗及士安義命莫肯競進蘊藉博洽難以自暴臣欲
望陛下因其奏計顧賜聖訓令廣取時譽以名聞即乞
下所部取其文藝考察送學士院詳校有可採者陛下
自擢而試之菁莪樂育教養而後用之則真材輩出矣
凡使臣巡歷所至許令投獻文字仍不得諷諭州縣沽
激薦士之名庶幾上副陛下旁求儁乂之意而萬里之

逢儒將久師西方王粲正欲依劉杜甫初謀造武仍輕萬户遠慕荆州之名安用千金寧得將軍之諾比挐行李漸及部封方將斂板以趨未敢望風而遁揣無他技修賤事於簿書尚有寸心知威名於草木恭惟其官居仁由義濟武以文身賢長城胷次武庫輕裘緩帶氣嘗蓋於軍中說禮敦詩威自行於塞外諸將不敢仰視夏人至於祈哀固宜聖慮忘西顧之憂然後皇猷專北庭之舉策名未已勲先再世之功謀草何多本自一家之

臺裏臺高五尺闊三尺外捍水臺高三尺闊二尺臺下
又築裏堤脚面闊八尺高五尺至八尺隨壕面闊窄洶
出土三尺運土出堤外堤上栽柳若干又立敵樓四座
於四隅每座二十間別建外門樓四座各七間裏門樓
四座各五間於重和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興役至二年
三月初十日畢工樓櫓等並按元豐城隍法式無毫髮
差誤潼川地產栢一色以栢木為之臣等叨總役事日
夜究心不敢苟簡滅裂今具圖進呈

水吹沙淤填塞今開淘三尺運土出堤外堤上栽楊柳若干製造並依按元豐城隍法式無毫髮差戾今具圖

進呈

跨鼇集卷十四

宋 李新 撰

論上

孫武論

論有為之君必資乎有為之臣若孫武者可語有為者也觀其斬二隊長之事竊以謂非直嚴號令申約束而已嗟乎無故而斬二婦人此豈足以顯將軍之勇乎武之心其必有說也蓋武始以兵法見固知闔廬可共功

名也然武之意豈不以有為之君不患其無志而患物
有以昏其志耶今夫天地之間泛然與我同游於造化
之表者舉皆物也凡物之有感於外而悦於中者以吾
之有吾身故也然來則應之其去則不復挽而留之是
萬類交於前者皆可寄所樂於中而無所累焉物之於
我適然而已雖盡六合之變洪纖巨細無非可樂也吾
何容心哉苟一有所惑而用意於其間則迷於終身專
而不解所謂寄其所樂者乃為吾之蔽也且物固未嘗

能蔽人也吾蔽之故也煙雲風月之觀固非可取也而山林之士蔽之金玉珠象之獲又非可親也而市賈之人蔽之且二者皆遂其所蔽而不反况夫居人上之位處可致之勢而物之可取可親者苟一惑焉將見其智慮後於所昏而聰明變為聾瞽也如光武創業之始尚且不飲酒况夫物之可取可親者有甚於酒者乎嗚呼女子之禍甚矣使其小惑之耶將見其舉事赴功之際以今日未暇則有明日之期竟不暇焉又不過曰吾苦

身焦思以致憂於為民孰若守常無為而自樂吾樂也使其甚惑之耶則將不復念其身與夫大統重器之所責矣小惑之則其志怠甚惑之則其志亂志亂則敗亡隨其後以闔廬之有為而武之心臆度之則亦未憂其遽至於亂也憂其怠而已此武所以絶之於初以激闔廬有為之志也當時假使武抗言直論獻木強之語謂闔廬曰大王必欲用臣顯名於諸侯宜先屏去聲色臣請先斬二寵姬頭以獻然後臣與大王始可以有為於

天下如其計之出此不亦太疎乎是可笑其拙也故武所以必假試兵之術為闔廬除其惑志之本也吾嘗意闔廬欲試以婦人而武遂用寵姬為隊長則武之心欲去之明矣何則使深宮驕倨之婦人而忽當三軍號令之責則先知其不如法而固當殺之也豈非武之臨機適變出吳王之不意而能用其智乎雖然后妃姬侍之奉此天子諸侯治內之禮何獨至於闔廬而疑之蓋武亦相其君而後動也令夫妖艷之孽自非上智鮮能不

惑闔廬勇而無斷非剛者也觀其速入郢久留而不決歸推此考之則其天資勇而無斷固可知也勇則不慮後不斷則牽制於所役蓋有是者易為敵之所乘此武所以洞見吳王之為人而斬二姬於進見之初也如曰不然復敢以漢高祖晉重耳之事明之高帝起亭長朝夕思奮以取天下重耳以亡公子流落於四方其心固未嘗一日忘晉也然則所謂憂傷感慨之事備嘗之矣然方高祖之入咸陽則遂無出舍之意當重耳在齊乃曰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以樊噲趙衰之徒皆平生握手之舊其誠之相通又非孫武比也而苦言切諫猶且不從文公至以戈擊咎犯然則武於立談一見之間使其不假試兵之術以誅之而徒事口舌之爭得乎吾未見其有濟也惟高祖重耳復聽張良咎犯之語然後能為范增之所驚負覊之所畏卒之取天下復晉國惟闔廬悟孫武之能用兵任之不疑卒之破楚國威齊晉由此觀之女色之可戒宜矣嗚呼君側之小人其為禍亦女子

不慮哉何其失言至於如此也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夏后氏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未央之作立東闕北闕武庫太倉而已於禮未侈也高帝之意以天下之衆毒於兵戈者久矣瘡痍者未瘳呻吟者未絶口不欲以土木之功重傷而亟困之也何於此時免冠以謝可也援古以議可也免冠以謝不失為長者而援古以議且足以杜後世之侈心矣奈何區區憂後世之有加耶謂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

宮室歟則洛邑之營周公為後時矣謂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則宮室之卑夏禹為罪人矣言之謬悠固可知也夫以蕭何倉卒之對一言之失未為大咎然而青龍之間土木並興宮室崇侈民力苦於重傷國用困於不給邇臣之言非獨高堂隆而已也老臣之言非獨陳羣而已也魏帝之論方有以杜其口而鉗其舌以蕭何之議足以藉口也漢魏之相去數百載矣愚恐至此而何始有以責焉孫盛之論以漢承周秦之弊

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尚宫室示侈後嗣此武帝千門萬户所以大興也魏氏之興四海方罹塗毒之苦而述蕭何之過議豈不昧於得失之理哉若盛者可謂確論矣古者之言以蕭何之佐漢豈不謂忠臣哉一言之失從而責之則天下無完人矣嗚呼是豈知言者哉蓋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以言廢人陽虎之言孟子之所取有為神農之言者孟子之所去去取之間如此而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嗚呼豈何

之謂哉

韓長孺論

士各有才顧所馳如何耳苟目前之利而不顧身後之災盜一時之虛名而不能善始於終非其才所不逮也得君可專而顛倒謬戾並反其宿學訐于異世覺其不能用其才則可以俯而弔昔人攷古書至于廢卷而歎愚讀韓長孺傳亦不知涕泗之從出也悲夫士之不能騁其才適至是耶馬遷謂其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

以得人然誠有之大本非公議也長孺嘗受韓子雜說于鄒田生所要之名有辯口者自知其才足以事梁也知其才足以補梁之闕而通使也持忠孝說以彌縫國主之失知其說之不可破也游說親戚骨肉之間知其說易用而易入也田甲之屬晝鄙俚之計辱之甚矣而猶有死灰復燃之語知其才之必得内史也天下豈有無妄之福而詭勝之徒交口借譽事決無成不成則死而長孺比肩其側不為一謀知詭勝必敗也知其才足

以死生乎詭勝也丁漢之初匈奴方强驕平城之勝而和親重養其貪故長孺于王恢之議反覆詰難知其匈奴不可以長繩而係也然則謂之智足以應近世之變誠有矣方是時七國已平上向儒術不推轂賢者無以邀四方之譽與之同列如田蚡樂除吏鄭當時推士翟公喜賔客竇嬰進趙綰迎魯申公雖不及用而人多之故長孺舉壺遂臧固庶幾飫天下之望而免竊位之謗然則謂之寛足以得人誠有之矣其才固可仰而賀者

此也若夫馬邑之役自將天子三十萬兵無一騎之得
咫尺百里單于之頭已在掌握而乃伸指緩臂使之脫
去且諸侯之軍皆屬護軍無功而還誰任其責沮前日
之議敗今日之幾歸罪王恢不亦宽乎其後罷漁陽之
屯謀益疎拙鬱鬱無聊繼之以死安在其為智耶理固
有曲直事固有是非魏其武安廷辨灌夫事天子待長
孺一言而决乃至含糊不明首鼠兩端至開蚡以自喜
而卒殺二賢二賢之死非蚡殺之蓋長孺殺之一切不

足贖矣得百壺遂亦無顔其言安在其爲寛然非才之罪也亦非其才有所不逮也長孺固多才特用長孺者非是此固可弔也嘗疑馬遷與壺遂共定漢律遂之所以報長孺者宜無所不至其以情丐于遷者蓋未可知不然何與之或過歟非公義也

王允論

漢之統誰絶之曰王允絶之也桓靈不綱政敎頽敝人物虛蕩威令日去瘝瘝幼沖不能作爲强明以至於絶

歴數有窮天命無常然則曷爲罪允曰梁冀跋扈所以除去一武士力耳大臣陰唱反以資刑餘之人使尸之爲已功冀死而閹尹負恃益更暴恣何實相枕籍血膏市朝上之人既無以籠馭而天下健者惟有董卓卓與袁紹謀誅宦官宦官死而卓愈不可制求去惡疾必以毒藥疾已去而藥之毒亡以解殆卓謂矣允結吕布刺卓復殺蔡邕可謂能謀善斷者矣然直不能謀直不能斷卓之毒與莽齊名而莽文雅過人於是伍孚以力死

苟能諭檄部曲諸為卓詿誤者勿問敢以兵動者族如以雪澆沸利害顯然而允不肯為斬一赦之故使李傕郭汜乘以為亂是一卓死百卓生允不能遏又死之能謀與斷者固如是乎晉已勝楚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文公曰得臣猶在困獸猶鬭及楚殺子玉而後喜項籍已亡韓彭既臣妾方內大定田橫越在海島勢無能為也而高祖區區必欲招降之其旨遠矣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汜傕雖非子玉田

橫之比然姦雄之徒日日幸亂而況驅之以為亂乎上無以保君而天子適為強臣資下無以庇民而黔首為寇糧長安百雉蒼無居人而袁紹曹操爭先挾帝以令諸侯其敝兆於汜傕汜傕之亂誰為之乎為之則漢之統乎絶之也然則曷為不罪乎

武侯論

嘗恠劉先主以宏深之度推誠得士固曹孫之所不逮方其覩屈將軍之貴三顧諸葛亮於草廬之中盡其所

欲聞者得臣有如亮當時一國之才無出其右宜其破吳吞魏如唾手之易然而鼎峙六合終其身不能取中原此其故何哉為之深思遠慮然後如先主之用亮此其所以不可圖天下也蓋嘗聞之論大臣者有二有謀臣有輔臣謀臣以相濟而相資輔臣以相投而相合相濟如天地之升降日月之晝夜布而為雨凝而為霜瑞而為慶雲祥風然後可以成歲相資如邪溪之鋌赤山之精鑄以火淬以水然後可以成物燕國之角荊山之

幹液以春析以冬然後可以傷人此則為謀臣之效也相按如立乎大澤之陂脰鳴注鳴旁鳴者居其右翼鳴股鳴胷鳴者居其左則不過同於聲相合如植芝於蘭之側則不過同於香和膠於漆之中則不過同於固此則為輔臣之效也創業之君寧無輔臣不可以無謀臣若高祖之有張子房此所謂謀臣也先主之氣愈沮而愈剛此其與高祖無異然才高而慮短志大而機不足機不足則未免於怯慮短則遂至於謀疎孔明雖有為

之才然智無子房之奇故善於守正而拙於用權以拙於用權之臣而事處短機不足之君故可以相合而不可以相濟可以相投而不可以相資也方漢之末曹已據中原孫已守江東先主方為荆州之游客悵然計不知其所從方是時為之始謀者孔明而已漢中巴蜀此高祖所以因而王天下也足食足兵於西南之隅然後徐起而圖之則其謀固然矣孰謂孔明而不善於守正者乎惟先主之才高故聽其言而能用惟先主之志大

故決行其言而不疑然而不知孱弱之草不依託於盤根髙幹之木則不能伸其身此古今之常理也况先主孤奮於東漢之末欲有為於天下則曹孫之勢最可假以為託惜乎亮之拙於用權而不能借資於人也亮雖知曹公挾天子以令諸侯難與之爭鋒乃欲結好於權以為援而曾不知事吳不若事魏之為利也亮之不知事魏之為利者竊意其心徒以玄德漢室之冑可區區慕湯武之名以正征伐之由而不知湯武之先世惟積

德取信於天下以無心得之此術不可施於漢末離散之際也惟孔明昧其名而失其實此所以不能事魏也惟先主聽用其言復不知審其是非行之不疑亦不能遠觀却顧於成敗未然之際此其慮短機不足致然也然則事魏之策奈何噫豈不見孫仲謀之能臣魏背蜀而保其國乎事魏之勢在仲謀可以謀國在備可以取天下仲謀之勢在外備之勢在內而亮卒不之悟也然仲謀雖知所以事魏而不知資魏以事漢至乃奉書稱

臣以媚於操此所謂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也方操脅帝以制下先主以帝室之英勢有漢蜀武侯曷不為先主謀使盡夫尊事獻帝之禮仍通好於操無暴其罪偽推其勲明告天下曰吾令與孟德戮力除兇以奉漢宗廟操雖欲不吾從不可得矣吾屈身卑節以奉於操正朔號令以禀於操子女玉帛以歸於操使操欲絶我而不能伐我而不可漢天子將頼我以為固操將若之何於是修仁行義休息衣食乎漢蜀之民捐數十萬金奉

扼蜀而塞魏蓋荆州皆三國不可失之地也先主失荆州天下之大勢已去矣由是觀之武侯昔雖有命一上將出軍以向宛洛之策卒不得行所以終其身不能取天下也噫安得謀臣如張良者以佐先主之謀而使亮優處蕭何之任庶乎當其才也人才之難創業守成之君念之哉

龎法擬魏臣論

愚嘗觀陳壽書以龎統法正擬魏臣至於讀數子之傳

而考其行事之迹乃知陳壽之言雖得其一二而猶有未盡也且以龐統之清雅荀彧荀攸之忠正各奮其能而任於一時愚請以智識才略論之法正之奇畫程昱郭嘉之智略規事建議而見信于主愚請以料敵策謀論之方龐士元挾知人之鑒而謂陸績顧劭有駑馬駑牛之任荀彧論袁紹之衆而謂其或剛而犯上或專而無謀而太祖嘗以為知人荀攸亦論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非藻鑒足以見人之臧否固莫能及此則

三子之智識竊相似也統有治中之才而先主之所器或知軍國之事而太祖嘗與籌至於荀攸則亦有帷幄之謀而太祖見之則以為非常之人苟非宏才足以勝大任亦莫能及此則三子之才略竊相似也若夫法正度劉璋之終不能用鄭度以解先主之憂程昱料孫權之必不能殺劉備以申太祖之戒至于郭嘉則知譚尚必鬬而果有冀州之爭謂胡不設備而卒有大破之變則法正之料敵固足以擬於程郭也正說先主討淵郃

權變討袁紹擒呂布二子與有力焉此則時之可行故其功有足稱者矣方龎統為軍師畫三計以説先主其心亦欲致君平難以建萬世之功奈何不數年而為流矢所中則規謀建事未及成而亡矣此則不得其時而終其志故其功所以不及荀也且事君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昱知劉岱之不可與謀嘉度袁紹之難以共濟於是去而就魏以助太祖則其量君進身去就之節可謂美矣法正入蜀依劉璋不先度其可否而苟容其身

至乎志意不得則因張松之說而歸先主反為辭說以勸劉璋之降則反覆之心固非事君之直矣此其節所以不及程郭也噫龎以早死而不得終其志故其功之不足者為可惜法以不能量君進身而反覆其心故其節之不全者為可鄙陳壽不能究其終始而徒以雅好人流與夫著見成敗之類論之烏足以盡人哉雖然大漢之末民方憔悴于虐政數子之幸逢魏蜀可謂千載之會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盛而躋民于仁壽之域

論其才智策謀則可矣言其道則未也

鍾會論

子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盖會之為人有俊邁之機有經營措顧之略而其詭譎變詐亦足以熒惑愚衆傾敗國家而險危夫人然文王委之以西略付之以十萬之衆而曾不為疑者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也今夫烏頭堇蝎藥之至毒足以絶人之喉而潰其五内也然良醫用之以為藥材而能治之於

瀕死危殆之際者其故何哉以謂病之在顔色者可告而治也在腠理者可養而徐去也而至於腹心之疾膏肓之患則告之為不及養之為不足而非此不可以攻之矣然物之為毒其力足以殺人而亦足以治人非能知其畏惡反忌而有以制之則是速其死而已可以人之性命而嘗試其術哉當會之將西也西曹官屬固以為疑而竊啟於王矣王卒遣之而為之一笑蓋會之才略與其變詐文王固已知之而拳握之中心術之内規

摹措置有以逆之矣為會計者將何以致其毒哉蓋當是時以劉禪之庸而保區區之蜀謹其邊疆固其守禦撫其民人薄其稅斂以倔彊歲月之間為已甚矣而姜維用之以孔明當日之術令年出隴西明年出駱谷又明年出狄道驅其羸亡之餘起其困憊之卒以寇盜我邊疆虔劉我民人者未嘗虛日則蜀之疲弊固可知也舉天下之全力而乘其彫喪之餘不啻如反掌然也而當時之臣猶以為畏豈足與共事哉蓋以其江漢之阻

深數十年之為寇而豫怯其形也人心豫怯則智勇俱困智勇俱困則適為敵擒而已此文王所以獨遣鍾會歟故官兵一下而劒閣失守劒閣失守而鄧艾之徒足以擣其空虛而衝其腹心矣使文王聽邵悌之言而惑議者之過計則蜀無得而可取也會無得而可為也烏頭堇蝎力足以生人者亦不足以為藥材矣初夏侯霸之降蜀蜀謂蜀人曰司馬公自作其門耳有鍾士季者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及會之有異圖先欲去艾以絕其手

足然文王答書以出其不意而會亦震懼失其本謀則非會不足以定蜀而非文王有不足以用會矣愚故曰余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矣漢王之東非韓信不足以斃楚也雲夢之役非漢王不足以制信也他日問其所長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嗚呼其猶鍾會伐蜀之事哉

跨鼇集卷十五

宋 李新 撰

論下

姚崇論

天下之議謂明皇帝用姚崇於即位之初以成中興之太平故開元之盛皆姚崇之功也吾竊謂非崇之功乃崇之罪也然則何以為見崇之罪愚將申其説而明之夫天子擇宰相之才以有為而宰相擇天下之才以報

天下使宰相而不用才則凡鄙默不言兀然無能為者舉皆可為之也則將何以服役豪傑之心而驅別分任之乎雖然宰相而有才則可也自用其才渺然視天下有競長絶物之情不可也天之賦與於人不使之兼全久矣以難全之才而欲獨任天下之事決萬萬無此理也惟其能屈巳之才以伸天下之才於進賢退不肖之際了無容心焉謂若人也可任若事彼其過我耶其或不及耶吾之仇耶平生之雅善耶吾舉皆若不知焉惟

知若事非若人則不以濟也能各因其一長而委任之然後紛紛之務無大小無難易羣才奏功而宰相集其成以獻于天子天子垂拱仰成而四海畢治若此惟無心者能之真王佐才也伊尹於商曰阿衡周公於周曰太宰惟衡也不以其能辨物而忌天下之物惟宰也不以其能別味而忌天下之味惟伊尹周公不以其能用才而忌天下之才故能使成湯太甲擅美於商而武王成王獨高於周也惜乎崇不能總之以道其所養非伊

周之量反乃喜於自用而忌天下之才舉天下之豪英
率為讐敵焉此明皇帝之治所以止於開元而有愧於
成湯太甲武王成王之為君也開元之初崇入為同三
品帝鋭意求治與飢渇同史臣謂他宰相畏其威決皆
讘懾而不敢進其獨佐裁決得專任者惟崇一人而已
且是時與崇並執國柄者止劉幽求張説魏知古源乾
曜盧懷慎五人而薛訥不預也為崇者宜乎協謀共慮
從容為帝言諸公之長俾其無讘懾之失然後共廣耳

目招來天下之英此千載一時孰謂崇不能出此幽求反以其言而貶守睦州矣幽求雖以怨望遜然黜之太過因崇素忌之故耳至於說也久憾不平則詭足疾以中之至於知古也本其所引及同列則輕之故不免相州東都之遷者皆崇發之也惟乾曜最後進用每遇崇移告則就咨焉其不合上意亦必問崇也懷慎於事又且推而不專委其獨任而時有伴食之名卒之懷慎以善終而乾曜與崇同罷是則知五人之間不協者三則

竄身流落之不暇屈下者二則遂免於禍而不失夫保位之安無心之人固如是乎其後因趙誨事惶懼以避位始不得已而薦宋璟於朝然薦璟之章因齊澣數諷之而後為非其素志也又若不喜鍾紹京惡張鷟而疾李邕坐是皆貶出益何其不洪也三子雖非全節之士然如紹京者姑務卹之緩急或有可用也臨事而求將無及矣才如邕鷟就其一長則庶位羣司寧無可置之地乎崇嘗薦嚴挺之齊澣矣終崇為相之日挺之不過

為考功給事澣止一中書舍人彼劉張之與魏則去之而不喜其用源與盧也則存之而不盡其用惟宋也則知之而不欲用鍾張之與李也則短之而不足用嚴與齊也則愛之而不能用是天下將何人而可用也此數君子者既崇之所不取矣然以其手賂謝之故乃遷崔沔為著作郎是復何哉不免貽笑正人也則雖得百盧藏用曾何益人國乎推此以觀則知當開元時天下英偉適用之才崇之不能進用者復又幾何人惟其不能

盡用天下之才故開元之治尚有愧於三代愚故曰非相崇之功乃相崇之罪也深嘆崇之得君以騁其才而隘淺如此故論之以告後世之君庶得崇者而用之則期以伊尹周公之量而為崇者亦充其所養哉

汾陽優於保臯論

嘗謂天下有至公之議智者不可以明而屈勇者不可以力而屈辯者不可以言而屈富貴者不可以位而屈一有私其智矜其勇穿鑿其辯虛憍而恃富貴屈天下

之公議以就乎我則當時訕之以為非後世指之以為
罪於是君子知至公之不可屈也故凡事機所欲為而
有不可者必不欲決達其志以取夫擬議者之衆此郭
汾陽之不釋憾於李臨淮誠畏夫至公之議有所在也
至於張保皐之不殺鄭年又非公議之所可拘矣杜牧
論其事以謂汾陽優于保皐愚三復其言知牧之有黨
也夫牧為唐臣而子儀亦為唐臣惟其時不同故牧之
言不敢以蠻夷加中國而以保皐為劣得非以此故耶

大抵因牧之言而辯之則牧之說破矣夫保臯鄭年居徐州汾陽臨淮隸籍思順臯以齒年以才不相上下臨淮汾陽以所敵而不相能其猜怨則相若也保臯鎮青海汾陽為節度其富貴則相若也及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堂持其手勉之以忠義此汾陽之賢也年投保臯馮元規謂曰爾以所投去生取死而年至保臯保臯卒不殺為人之常情寧牧不思夫富貴之難感動而私忿不

復者人之所難能也且保皐之不得年不為憂而殺之
不為損居蠻夷中無法度禮義所在而蠻夷之性汎鷙
不渝彼豈知夫天下有公義不可以私怨殺人者一至
是耶保皐之志宜快也而反以為懼復分之兵使平難
其所存可知矣觀夫光弼說王忠嗣之立賞以收石堡
坐降二將與夫指顧軍中軍中不敢仰視其才必有過
人者使子儀當受命之時因事中傷之則天下必曰子
儀之殺光弼也以前日之嫌然則子儀豈人也哉而又

光弼之材誠有可用其不殺也宜矣故曰子儀誠畏天下公議而不殺之非不能也勢有不可而不敢也若是則保皐為優矣且牧之譏居易為文作纖艷不逞而稱寧陵之圍昌殺其甥為當史既評其非是然則牧之論兵愚不敢不與至於去取乎人牧之未免乎有黨也

唐李晟論

提金鼓總軍師喑嗚叱咤以示威武僄悍賊禍惟在殺戮如是而為將耶是王翦白起之徒輿尸血刃以草菅

視其民者也其為將則暴矣惟務招懷曾無制禦撫嫗姑息不忍一物之傷規規屑屑於私恩小惠如是而為將耶是宋襄公之小仁成安君之懦計始欲保民而卒為敵人所乘者其為將則失之弱矣失於暴則殘賊而少恩非仁也失於弱則委靡而不振非義也古之善為將者異乎此仗忠義之節負英果之氣武足以定亂而不擾乎物勇足以勝敵而不煩乎民嚴而不暴威而不猛其終歸於安社稷保人民為事則義矣而有仁焉仁

雖足以懷柔而敵人莫敢犯志雖在於招納而姦雄無所容終於伐叛誅惡奮疾如鷹隼之擊則仁矣而有義焉後之人得是道而功名赫然見於世者其唐之李晟器乎史臣所以稱爲仁義將者固不妄矣唐當德宗之世天下可謂多故矣朱泚以涇原叛卒竊據京師乘輿出狩奉天當是時李懷光則虎視於咸陽李希烈則鴟張於宣武魏少游則狼顧於淮南王武俊則蟻聚於真定朱滔桀傲於范陽李納睥睨於山東田悅跳梁於魏

博李楚琳跋扈於鳳翔叛帥悍將所在有之所以為朝
廷用者惟上黨李抱真河東馬燧與夫韓游瓌戴休顔
數人而已然皆錯愕眙駭莫敢先發則其事可謂急矣
其勢可謂危矣惟李晟毅然特立奮不顧難提孤軍横
貫賊鋒內無積貲外無輸糧其所恃以勝敵者特區區
忠誼耳故英賢感慨而樂為之死士卒雪涕而樂用其
命遂至逐朱泚斃令言蕩夷兇慝克清宮闕若有餘勇
不亦義乎及師入長安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遠坊之

人宿夕方知不亦仁乎夫總軍旅之衆舉殺伐之威誅暴討姦而民皆按堵非仁而何保全所居之人而不失乎元惡大憝非義而何且用衆而不譁伐國而有禮以寡勝衆以德保民者惟三王之師能之晟以孤軍之寡而勝朱泚十萬之衆則與尚父牧野之戰何異乎師入長安而人不識旗鼓則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何殊乎軍既勝而先表著節不屈者則得先王軾閭表墓之義矣誅其元惡而脅汚詿誤一切釋而不問則得先王

脅從罔治之意矣諸將之兵多肆擄掠而惟晟軍樵蘇無所犯及師入長安分慰居人而秋毫無所擾則其武得先王安民和衆之義矣故當時羣臣亦稱其三代行師不能加之而史臣亦謂其三王之佐無進其能果其為仁義將也豈誣我哉雖然馬燧渾瑊亦當時之名將也平泚之功不出於二子而獨成於晟者何哉蓋二子雖各負猛志而才智謀略實不逮於李夫仁義者德也才智謀略者術也以其至善之術而輔成其至善之德

斯可矣竊觀李良器裁處三軍實有不窮之竒當奉天之難常以天子暴露為念言輙流涕則忠誼足以感人矣請駐蹕梁益以係天下望則其謀可謂有主矣先擊苑中以披賊之腹心徙屯東渭以防賊之吞并則其智足以見機矣秉義挺忠而志不可奪身係安危而氣不少衰則其勇足以無敵矣斥熒惑之退舍則知其善於達權與下同苦而士無攜怨則知其善於用衆其才智謀略卓然見于所為者如此此所以輔成仁義而為三

王之佐歟乃若馬燧渾瑊則不能及此也力能得田悅而不取結贊不可信而輒信之故河北之盜卒不臣而平涼大臣奔辱皆燧之所致及渾瑊則不能料結贊之詐但以如諂為恭又無足取彼安能為晟所為而成其仁義哉非特此也觀晟之在朝蹇蹇以盡大臣之節常慨然慕魏鄭公之直言有致君堯舜之志而深誚李叔度之失辭則究其所存欲置天下於仁義者惜乎居無事時為讒人所間不克施其一二使夫仁義之功止見

於行軍用師之際是亦不幸也嗚呼以愚考之晟也誠異乎武夫矣

西晉論

治古之時君臣之間以情相親以道相示而已故朝廷之臣濟濟相先者其和出于心其言出于誠同寅協恭以循典禮而天下之事森然舉矣後世之士惡直醜正以相與比周睊睊而胥讒歙歙而相是而天下之事日以敗矣武帝之于晉以太康之盛書同文車同軌傳之孝

惠不數年閒天下之患雜然而起天下分裂而為南北
葢非特虛無之禍禮法之棄如弁髦土梗而已也其源
葢有自矣春秋之時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
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
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劒從之叔向曰今日之事幸
而集晉國頼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
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平公曰晉
國其庶矣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

而力爭西晉之君豈特此哉征伐者爭功居朝者爭權否則爭侈以王渾王濬之事觀之則爭功者甚矣以賈充庾純之事觀之則爭權者甚矣以石崇王愷之事觀之則爭侈者甚矣爭功者甚矣而上無以定之則立功者沮爭權者甚矣而上無以制之則務德者惰爭侈者甚矣而上無以禁之則殫天下之財不足以繼又況武帝有以助之哉武帝之平吳也使賈充節制矣又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又受王渾節制為濬計

者一于受詔則無立功之期一于立功則有違制之罪故爭功者不已也充以傾險居朝而任愷庚純以忠義裁之充欲奪愷權愷欲奪充政朋黨紛然帝不能制召之宴飲而已故爭權者不已也崇以豪侈夸天下而王愷羊琇以貴戚競之愷以粘沃釜崇以蠟代薪愷為紫絲障崇為錦步幛帝不能抑私助愷焉故爭侈者不已也羣臣皆爭矣故王衍之徒以清談為高以曠禮為任達示其心泊然無所起而于世淡然無所嗜也世之君

子求于彼而不得則祈嚮于此矣豈不誤天下哉愚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悼痛也

唐治不過兩漢論

三代而下言治者不過曰漢曰唐而史臣之論以為唐治不能過兩漢愚嘗三復其言深求其意且謂秦地既失而項兵愈強陳涉王陳武臣王趙張耳陳餘並驅中原而天下卒授之漢隋喪其鹿英雄並逐李密據黎陽蕭銑起江陵建德世充相與抗衡而天下卒授之唐其

創業之難易竊相近也班固稱武帝雄材吳武陵亦謂憲宗英武章帝重儒術而明皇好儒雅明帝察慧而德宗强明其君臣之賢否竊相近也漢以封建强亦以封建弱唐以藩鎮昌亦以藩鎮亡其制治之得失固相近也外戚專權大臣跋扈未易絶劉氏之業而東西京之傳世二十四卜年四百吐蕃入寇姦臣綦處未易遽易李氏之祚而唐之傳世十八卜年三百其歷數之長短固相近也如是則漢不容先唐不容後漢不容優唐不

容劣而漢唐可以一槩論史臣遂以為唐不過漢所貶
多矣何者三代之治寓兵於農而六卿在軍國太宗之
治寄兵於府宿將於衛凡有事而總師操戈皆昔之談
笑躬耕之人三代之治役民有三日之期取民有什一
之法而太宗之治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
調如是則其謀謨已復古矣三代之時以德化民而太
宗專行仁義三代之時刑期無刑而太宗幾至刑措時
祭月祀歲貢終王不幸而至於征誅文告此三代之所

以服四夷也而太宗坐制突厥遠臣延陁鐵勒置州縣
高昌抵俘馘西旅貢其獒越裳獻其雉帶刀宿衛皆氈
裘君長豈非太平時歟後之言貞觀者謂與夏商周同
風夫與三代同風則其過兩漢也明矣且兩漢所可稱
者七制之主愚謂不能敵一太宗何以知其然高祖新
造區夏兵無完刃士無堅氣傷痛未瘳遽有平城之役
其不死而免者幸也使陳平不運奇閼氏不解圍索為
泗上亭長不可得殆非愛民重已之意是可與言治耶

孝文丁承平之際府庫已充器械已備可以坐鞭匈奴
雪先王之䘏出都門之錢以募士開太倉之粟以飛輓
何敵不克然猶卑辭下氣襲奉春之過為後世羞是可
與言治耶孝武録冒頓之害採平城之策窮兵黷武財
用氷解國家罄空司農之錢既殫少府之錢又竭榷酤
之利作舟車之税行百孔千瘡比戶愁痛末年始封田
千秋為富民侯亦已暮矣是可與言治耶孝宣可侔商
之高宗周之宣王不於是時強勉行道使著事者筆焉

而為漢之粹王奈何謂韶頀淡而鄭衛美謂酒醴薄而汚潦醇以諸儒生好是古非今而以德教為不足任言漢家自有制度乃以伯王道雜之亦自廢矣是可與言治耶光武責三公以事繩臣下以峻法在位之士持祿養恩雖欲立非常之功終無日也此可與言治耶明帝深惑金人之夢推尊異域之教所謂佛書者始入中國使百世以至千世根株蔓衍其弊莫能斥去良可悲也此可與言治耶章帝承永平之政委任宦官使其後因

循不易而桓靈之衰曹節侯覽之恣未始不由乎此此可與言治耶噫六七君之所為乃不能敵一太宗則唐之過漢不攻而遂破矣吁使太宗而有聖子神孫引車[illegible]馬而[illegible]其轍若永徽善其政開元竟其治元和之法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唐始終之治固不可掩也已嘗觀王仲淹最慎許可而其言多稱兩漢惜乎不及見唐使通尚在必以唐而加漢也